

参与式发展

—— 贵州的探索与实践

杨从明 任晓冬 / 主编

**Practice and Examine: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in Guizhou**



贵州人民出版社

参与式发展

—— 贵州的探索与实践

杨从明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Practice and Examine: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in Guizhou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参与式发展:贵州的探索与实践/杨从明,任晓冬主

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7—221—08252—7

I. 参... II. ①杨... ②任... III. 林业经济—经济发展—

研究—贵州省 IV. F326.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0280 号

责任编辑 顾庆荣

封面设计 唐锡璋

参与式发展

——贵州的探索与实践

杨从明 任晓冬 主编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阳兴顺发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38 千字

印 张 9.062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08252—7/F·776

定 价 22.80 元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前 言

参与式(Participation)来源于人们对于传统发展理念和发展援助实践的反思。传统意义上的发展多数是以单纯的经济发展为主体,忽视了制度、文化和社会的因素,没有把发展的主体即人和社会作为发展的目标。从二战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多边和双边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援助,然而南北在发展上的差距仍在不断地拉大,人们开始对项目设计的哲学、对项目操作的程序以及项目执行者产生了怀疑。参与式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逐渐产生一系列区别于传统调查研究的社区工作方法开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这些方法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逐步推广和完善,并因此形成了一系列参与式发展的方法和工具。参与式思潮的演进经历了从20世纪60年代代表性著作《农民第一位》(《farmer first》)开始对农民的能力及其在研究和实践中的关键参与地位得到认识和分析;到20世纪70年代代表性著作《对专家的挑战》(《challenging the professions》)开始对专家作用的局限性给予深入的分析;到20世纪90年代代表性著作《超越农民第一位》(《beyond farmer first》)对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及权力关系给予分析,而《谁的现实算数?》(《whose reality accounts?》)则开始探讨人能否超越自我,对自我的局限性进行认识与反思等等,其发展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

参与式的宗旨主要体现在:通过民主参与,通过群众的决策性参与和专家的辅助作用,使群众公平地拥有发展的选择权、参与决

策权和受益权,并在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多方参与下来发现、确认社区发展的机遇。通过合理有效的发展机制的建立,实现资源的公平和合理的配置和管理,最终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参与式的价值在于其不仅对发展在哲学和方法论层次上进行了思考,而且把这种思考与发展的操作紧密相连。从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到参与式学习与行动(PLA),参与式已成为许多发展项目的基本概念和必备的操作手段。参与式的影响已不仅局限于农村发展领域中,还逐渐推广到城市和各机构的文化、教育等领域中。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参与式方法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手段,在中国一些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规划、设计及实施中逐渐得到应用。这种应用对于改进项目方案设计、取得项目各有关利益群体的理解、支持与合作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有利于提高项目参与各方的社会责任感,减少社会矛盾和纠纷,防止负面社会影响和后果的产生;参与式方法的应用还在降低项目建设和运营的社会风险,实现项目投资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群众的意见。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新农村建设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国家环保、扶贫等部门正在应用参与式的一些思想和方法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评价和农村发展等工作,参与式正在逐步为中国公民社会所认同,正在逐步融入社会主流。

参与式在贵州的发展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它经历了萌动、探索、发展、认同、提高等阶段,多数实践始于发展援助和国际合作的农业、林业、环保、教育、卫生项目,其发展受相关兄弟省、区特别是云南的影响较大。通过10多年的发展,参与式在贵州的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广大实践者、爱好者的推动下,参与式思

想、方法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通过与本土人文思想、制度、文化的结合,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新理念、新方法,一些方法和思想还得到了国内、国际社会同行的认同,得到了国家扶贫、环保等部门和兄弟省、区的积极评价。

本书收录的就是近年来参与式在贵州发展的19篇实践文章。王小梅的《有这样一种力量》比较系统的回顾了参与式在贵州发展的历程;周丕东、孙秋的《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方法的制度化实践》是他们多年在凯佐乡实践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方法和理念经验的总结;黄明杰、管毓和的《参与式在湿地保护与社区发展中的应用》回顾了草海项目的经验;任晓冬、黄明杰的《参与式在自然保护区发展管理中的应用》介绍了参与式在保护区发展管理中的应用经验;黄晓的《参与式性别分析在少数民族妇女能力建设项目中的应用》回顾了贞丰县妇女织布项目的经验;张晓、张寒梅的《参与式在民族及其性别相关领域的应用与体会》介绍了她们多年应用参与式的体会;吴乔明、廖凤林、廖如君的《参与式方法在传统文化保护调研中的应用》讲述了他们在侗家蜡染调研过程中如何应用参与式的方法;王朝龙、杨章闻、潘林等的《参与式方法在古树名木保护中的应用》介绍了他们在花溪高坡乡应用参与式方法保护古树名木的经验;王光森、杨从明的《参与式在退耕还林中的应用》比较了台江县朗等村参与式与传统方法在退耕还林中的优劣;杨从明、张爱红、李智勇的《参与式在天然林保护中的应用》总结了他们在台江县汪江村两年多的实践经验;任晓冬、荣建国的《多方参与在农村发展项目中的探索》介绍了乌东村多方参与农村发展项目的经验;余志彪的《参与式在社区合作组织建设与发展中的应用》介绍了雷山县农林业建设和运作的经验;杨琛、吴杨、赖胜容的《参与式理念在环境教育中的实践与反思》讲述了她们在黔南州开展参与式环境教育的感受;管毓红的《参与式在石门坎》介绍了威宁县石门坎社区发展的经验;还有黄桂、刘邦友、刘舜青

等的文章讲述了他们多年运用、参与参与式实践的具体感悟和深刻体会。这些文章凝聚着贵州参与式实践者、爱好者的`心血,是他们多年深入农村社区从事扶贫、资源和环境保护、教育卫生等实践工作的结晶。这其中既有参与式的工作在贵州发展的回顾总结和反思,也有理论探索实践和批判;既有项目具体经验的总结,也有个人的深切体会、感受和反思;既有对参与式思想的深刻认识和归纳,也有对参与式方法的进一步讨论。其目的是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侧面推介参与式在贵州的发展情况。因为这些文章都来自作者们对参与式工作的亲身体会,其多数内容都是实践者通过具体的活动或项目在与大家一同分享什么是参与、为什么要参与、参与什么、怎么参与。这对于现在或将来从事参与式工作的个人来说,无疑可以提供一些具有启示性的经验,对于现在或将来到贵州开展发展、环保、扶贫等项目的机构和实践者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本书在交付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 FF/白爱莲博士以及北京、云南、四川、广西等省、市、区发展界同行的鼓励和支持,得到了贵州本土参与式实践者、爱好者的支持,大家不计辛劳,不计稿酬,积极撰文,把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奉献于众。在此,我们深表谢意,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努力。

参与式在贵州还处在初创阶段,尽管大家感受到参与式在农村发展中的意义之重大、面临的挑战之艰巨,尽管大家为参与式发展、为本书的结集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但由于受经验、时间等的限制,书中难免有不深、不透之处,错漏之处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和指正。

编 者

2008 年 7 月 22 日

目 录

前 言	1
有这样一种力量	
——“参与式”在贵州的实践与反思	王小梅 1
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方法的	
制度化实践	周丕东 孙 秋 37
参与式在湿地保护与社区发展中的应用	
——草海的实践与回顾	黄明杰 管毓和 50
参与式在自然保护区发展管理中的应用	
——以剑河县老寨村社区为例	
.....	任晓冬 黄明杰 71
参与式性别分析在少数民族妇女能力	
建设项目中的应用.....	黄 晓 93
参与式在民族及其性别相关领域的	
应用与体会	张 晓 张寒梅 104
参与式方法在传统文化保护调研中的应用	
——以凯里、黄平侗家蜡染传统知识调	
研项目为例	吴乔明 廖凤林 廖如君 112
参与式方法在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中的	
应用	王朝龙 杨章闻 潘林 吴乔明 128

参与式在退耕还林中的应用

——以台江县朗等村为例 王光森 杨从明 144

参与式在天然林保护中的应用

——以台江县汪江村为例

..... 杨从明 张爱红 李智勇 168

多方参与在农村发展项目中的探索

——以雷山县乌东村为例 任晓冬 荣建国 197

参与式在社区合作组织建设与发展中的应用

——雷山县农村专业技术研究

促进会运作模式 余志彪 216

对社会性别的关注从不自觉到自觉

——贵州参与式扶贫项目的实践 黄 晓 229

参与式在农村生活能源演替过程调研中的应用

——以丹寨县烧茶村为例 张 晓 238

参与式在石门坎

——石门坎社区发展基金农户自主管理

..... 管毓红 244

参与式理念在环境教育中的

实践与反思 杨 琛 吴 杨 赖胜容 257

让农民真正参与到扶贫项目建设中来

——参与式扶贫工作中的体验和感受

..... 黄 桂 270

参与式方法应用与实践有感 刘 邦 友 276

我感悟的参与式 刘 舜 青 279

有这样一种力量

——“参与式”在贵州的实践与反思

王小梅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一群来自贵州高校、社科、农科、环保、林业、扶贫部门和媒体的人走到一起，怀着对贵州本土发展理想探索前行，开始认识、实践和重新在贵州本土解读“参与式”发展理念。黄明杰、任晓冬、甘露、杨从明、夏园、张晓、陈德寿、孙秋、周丕东、管毓和、荣建国、聂秀丽、黄晓、毛刚强等人在自然保护和社区发展、乡村综合治理、扶贫和开发、小额信贷、少数民族文化和发展、少数民族妇女和发展、乡村教育、乡土知识、社区林业发展等领域运用“参与式”的方法在贵州草海、凯佐、雷山等地实践。这些实践，是对“参与式”这个最早从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到从西方世界广泛实践运用并得到升华，然后又再回到中国的发展方法和理念的本土实践和探索。尽管“参与式”本土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已经看到人们看到“参与式”本土生长的可能性和实效性。2008 年，“参与式”来到贵州已经近 20 年，对于实践它的兴趣人群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外来的词汇，更是一个在内心的自我意识、判断和认同，并期盼在本土化的实践里找到最合适的工具和方法；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它似乎依然只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一个期待被理解和认同的理念。

“参与式”是什么？与人谈及，人们会很迷茫地看着我，心里似

乎在问：那是什么？以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词汇解释，这个概念很难为常人所理解。“参与式”发展源于人们对于传统的扶贫和发展模式和实践的反思。传统的发展盲目模仿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忽视了制度不一、文化差异、本土知识和社会结构等造成发展设计、方法和实践过程中当地人参与发展的缺失。这种来自外界的盲目决定和行动，使发展主体成为被决定者和被动接受者，伤害其利益和情感，从而使当地人的愿望和最符合其文化背景和最使其感觉舒服的合理发展模式没有得到体现。

为什么有这样一群人，在大多数人还不理解“参与式”是什么，开始走出去接受“参与式”的影响，然后，带着它走进贵州美丽的山乡，坐在火塘边与村民们慢慢摆龙门阵，倾听他们的对生活的理想和期待，讨论他们怎么实现自我发展、家庭的发展和乡村的发展的想法。这是一次寻找可能性的开始。在没有一种可行的方式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决定现代发展的价值和理念并依据其实施。“参与”本身即是一种价值观，它通过注重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里村民的真实参与，从而达到给当地人权利决定自身的发展、增加当地人满足自身基本权利，如可持续生计、基本服务与保障、平等参与乡村社区事务等的能力，通过当地人的各种能力提升达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参与式发展的目的不仅要解决贫困弱势人群的生计问题，也有助于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现代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最广泛的讨论和参与。运用“参与式”的人群正在力图融入最广泛的声音，从他者的角度想问题、做事情，充分了解本土社会结构、文化符号和生活背景，寻求理解、认同和参与，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寻找最适合自己并让自己感觉最舒服的发展模式中，实现自我与社区的和谐发展。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在贵州，参与式有哪些具体的社会实践？它的本土化在经历什么样的历程？它存在什么问题以及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足迹：参与式在贵州的二十年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贵州少数几个来自科研、环保、林业和高校的人员，在泰国和云南等地接受参与式理念的启蒙，并开始在广州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发展、环境保护和农村自然资源管理及其综合治理上开始慢慢摸索。与其他省份的发展工作者不同，贵州发展工作者的探索是从实践方面入手的，在从事发展项目的过程中强烈感觉到发展项目需要理论的支持，从意识上的改变到技能上的提高对发展工作都是极为重要的。

1992 年秋，从中科院昆明生态所研究生毕业的黄明杰，由贵州省环保局委派到威宁县草海自然保护区工作。站在萧瑟草海之滨，黄明杰内心一片渺茫：面对这片贫瘠的土地和世代贫困的村民，谈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恐怕只是空想。事实证明，生存与发展，发展与保护，这种现实中的矛盾确实考验着草海人和贵州任何需要寻求美好生活境遇的人群。实践证明，只要想办法，问题总有解决的方案。不久之后，黄明杰和他的同伴开始在草海实行的“参与式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国际合作，有效地解决了环境保护与当地村民生存和发展的矛盾。

1994 年，贵州省环境保护局、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国际鹤类基金会(International Crane Foundation)、国际渐进组织(Trickle Up Program)在草海合作开始尝试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在此，开始运用参与式的方法，与政府和执行项目的专家商讨草海的未来。他们开展了渐进项目、村寨发展基金、参与式村级规划、小流域治理、环境教育等项目。该项目不仅保护了草海，也实现了当地人参与到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中，同时，解决了当地人的生计问题。这个贵州最早的政府与国际机构合作的

参与式项目,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与资源分配,让草海人积极参与到草海的保护和发展中,使当地社区成为草海自然保护的主体,从而实现草海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模式取得极大的成功,被国内外专家称为“草海模式”。

参与式在草海的成功实践,让正在致力于贵州各领域综合发展的行动者看到参与式在贵州发展中运用的可能性。相关的参与式培训逐步开展。新人在接受培训后将之运用到国际合作的广泛领域和实践中。

贵州来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接受参与式影响的人群,开始引导和组织与多边及双边国际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简称 NGO)的合作,包括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简称 JICA)、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简称 ICRC)、香港乐施会(Oxfam, Hong Kong)等,参与到贵州参与式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为贵州农村扶贫开发注入了新的发展理念。

1992年,香港乐施会开始在贵州威宁石门坎开始实施参与式乡村发展扶贫项目,整个项目持续了十五年,对当地贫困弱势群体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妇女发展项目,对于妇女的生计能力的提升和社会性别角色的改善起到重要的作用。

1994年,爱德基金会(The Amity Foundation)在普定县猴场乡大地村实行的两期参与式扶贫项目,以人为中心的小流域治理,提高了社区的自我发展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机制。

1995年至2001年,世界银行资助的中国西南扶贫贵州项目投资102233万元,分别在教育、卫生、劳务输出、基础设施、土地与农户开发,乡镇二、三产业,项目和贫困监测及机构建设等方面在

贵州晴隆、贞丰、望谟等 13 个贫困县实施,直接扶持 117 个贫困乡镇、826 个行政村、196843 户极贫农户、826744 人。实现人均收入由 733.4 元增加到 1202.17 元、人均基本农田由 0.066 亩增加到 0.083 亩、小学入学率由 73.8% 上升到 94.45%、小学升学率由 56.4% 上升到 92.9%、婴儿死亡率由 8.04% 下降到 5%、通公路村由 51.4% 增加到 72.1%。该项目关注群众的发展意愿,强调把项目直接落实到贫困农户和贫困人口,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温饱问题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思想,创建了群众与政府互动的机制。

1995 年以来,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1995~2008 年)和福特基金会(2001~2004 年)援助,贵州省农科院、长顺县政府共同实施的“中国贵州山区社区自然资源管理”项目在凯佐乡实行。该项目主要采用“参与式”方法,把当地社区及村民作为自然资源管理的主体,通过能力的培养、赋权和管理机制的建立等,实现山区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目前,该项目已进行到第四期,参与式方法已推广到乡里 80% 的村民组,村民组可结合本村条件和大多数村民的意愿选择项目,并让农民直接参与资源管理计划的制订、执行、监测和评估。

1997 年,世界宣明会(Worldvision)和中华慈善总会合作在剑河县岑松镇下岩寨的“儿童为本,小区扶贫项目”,以儿童教育为主,同时改善基础设施、环境等生产生活条件,促成社区参与式可持续发展。

1997 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of Development Programme, 简称 UNDP)从在紫云、关岭、普定和兴仁的四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实施了以扶贫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项目,把社区参与作为基础,在群众参与基础上成立了乡村发展协会,聘请了专职从事社区工作的人员。小额信贷是项目的主要内容。另外,针对当地地理、生产和文化特点,项目正在建立生态农业示范

户、示范村,开展参与式资源管理,通过技术培训帮助农户提高农业生产技能。协会还利用小额信贷的中心会议开展扫盲和卫生教育。

1998年,德国爱得易择益(Evangelische Zentralstelle fuer Entwicklungshilfe,简称EZE)和南京爱得基金会在毕节地区赫章县和镇乡兴营村实施山区治理与发展项目,以生物措施和技术措施相结合,粮经和农牧相结合,从山上到山下进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和开发,有效治理和改善了生态环境,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998年,香港乐施会与贵州省农业厅在麻江开展社区综合发展,在整个过程中,注重农户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意见,项目的实施经过农户讨论和协商后形成。该项目推动贫困村民的参与,关注弱势群体和妇女在社区发展中的角色,提高社区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能力。

1998年,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在技术援助项目(TA3150)“中国支持农村扶贫方式研究”中“基础设施发展”分项目的试点项目之一,在国家级贫困县纳雍极贫乡昆寨乡秋村、新民村开展社区综合扶贫示范项目。根据村民的建议进行全面的基础设施项目、社区发展基金和农户能力建设,新民村只安排了通电和社区发展基金两类项目。

199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贵州扶贫与可持续发展小额信贷项目,重点关注妇女发展。同年,援助“贵州扶贫与可持续发展”项目。

1998年,香港乐施会在台江县开展了天然林保护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项目,探索天然林保护后农村社区后续产业发展、林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民持续增收的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在参与式项目中的摸索,贵州参与式行动人群发现他们需要整理思路,需要有一个平台推广和交流参与式。这

个平台会让已经进入的人有一个信息交流和合作的空间,让新人有机会学习和了解参与式。就在这时,贵州参与式发展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期,即参与式工作的平台,贵州参与式农村发展网的成立。

1998年,贵州参与式农村发展工作网(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Network,简称PRA网)成立并开展活动,成为云南PRA网下的一个小组。该网络把贵州有志于探索参与式发展理论、方法和工具的人们联合起来,通过学习、实践、创造、互助、交流分享等活动,在于团结贵州发展机构,构筑信息平台,资源共享,寻求合作;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推动参与式方法的运用和推广,从而推动贵州农村可持续发展。以后,贵州PRA网逐渐成为贵州参与式发展的一个平台,下设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社区林业和农村发展四个小组,吸纳来自政府机构、大学、科研院所、媒体、学术团体及以农村社区等不同学术和职业背景的近200多名对参与式有着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的网民,他们在参与式方法的倡导和推广以及运用和创新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999年12月1日至2001年11月30日,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贵阳市拾荒妇女群体研究”,以参与式的研究方法关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边缘群体研究,对来自纳雍、织金、关岭、镇宁、六枝、都匀、惠水等地在贵阳的拾荒群体进行全面关注和记录,期望这个群体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贵州参与式农村发展工作网的成立,在一定时期促进了贵州国际项目中参与式的实践和认同。

200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简称WFP)在贵州黔东南实施的项目,就要求性别顾问的加盟,意在关注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参与到自我生计的要求和行动中来。

2002年至2008年间,贵州省全球环境基金(GEF)赠款自然

保护区管理项目与贵州省林业厅合作,在贵州以梵净山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开展参与式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管理,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保护、培训与机构能力建设和项目管理与监测等活动。

自 2002 年以来,贵州本土民间组织纷纷成立,并开始在各种领域开展行动,比如教育公平、可持续发展教育、反贫困、城市社区建设,社工、非正规就业者的市民待遇、乡村治理、生物多样性与环境保护、乡村组织建设、HIV、智障儿童成长权利、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大洞教学团队的爱心变成行动,开展“枫香树助学”计划,补充当地教育,促进本土文化;一盏灯助学会关注贫困儿童的教育;高地发展研究所协助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的发展,注重农村社区的发展、城市农民工子女、农民工职业健康,同时尊重本土传统文化,协助开发和保护传统物种;贵州财经学院乡村善治中心注重实现村庄组织化,重建乡村生活价值;意气风发红十字会则注重援助和人道主义关怀,服务老人和关怀社区贫困家庭。

2003 年,香港乐施会在贵州作了第一场针对未来有志于从事公益事业和发展工作的非学术、政府单位的志愿者的参与式发展工作的培训。参与此次培训的志愿者,后来大多成长为本土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在社会工作、农村发展、灾害管理等领域持续不断地坚持用尊重、平等的态度提供直接针对弱势群体的服务。

2002 年到 2007 年间,成立的机构有贵州大学环境与资源研究所、贵州大学苗族妇女与发展研究中心、贵州师大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中心、贵州发展论坛,贵州教育发展促进会、贵州旅游文化研究中心、贵州青少年校外教育研究会、贵州 HIV 关爱苑、贵州蒲公英助学会、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贵州一样人之家、贵州 E 意气风发公益俱乐部、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会社工组织、启恒学堂、贵州各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团体、贵州田野发展中心、守望春天、贵州和立社会发展研究所、NPO 青年实习生群博、贵州关爱大山助学